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幽默

[法] 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 著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幽 默

〔法〕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 著

卞晓平 张志红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默/(法)埃斯卡尔皮特著;卞晓平 张志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640-2

I. 幽... II. ①埃...②卞...张 III. 幽默(美学)-通俗读物 IV. B8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2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幽 默

[法]罗伯尔·埃斯卡尔皮特 著
卞晓平 张志红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640-2/B·549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½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目 录

引言 不可定义性·····	1
一、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幽默下定义? ·····	1
二、字和事 ·····	4

第一部分 字

第一章 从体液到幽默·····	9
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幽默·····	9
二、欧洲人的尝试 ·····	15
第二章 民族的喜好 ·····	21
一、英国的反应 ·····	21
二、幽默家的肖像 ·····	28
第三章 理智的创立 ·····	35
一、基本的态度 ·····	35
二、主动幽默和被动幽默 ·····	38
三、“机智”和“幽默” ·····	41
第四章 英国幽默的繁荣和衰落 ·····	46
一、黄金时代 ·····	46
二、幽默感的命运 ·····	51

三、文学传统	54
四、心灵的疯狂和头脑的疯狂	58
五、复兴	63
第五章 世上所有的幽默	71
一、字和事的交汇	71
二、字的含义	72
三、幽默的成熟	77

第二部分 事

第六章 幽默辩证法	83
一、理智主义者和情感主义者	83
二、否定和肯定	96
第七章 幽默的自相矛盾性	107
一、显而易见的特性	107
二、讽刺的诞生	109
三、讽刺修辞学	113
四、悲剧式的讽刺	118
五、幽默家的迫害性	124
第八章 幽默的回弹效应	130
一、安全感的赢得	130
二、默契的获得	134
三、参与感的赢得	138
四、超验性的赢得	141

结论 生存的艺术.....	149
注释.....	152

引言 不可定义性

一、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幽默下定义？

“我们为什么不能给幽默下定义？”这是一位年轻的英国文学教授于 1906 年在《日耳曼期刊》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他就是路易斯·卡扎米尼。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自己的机械审美分析为基础来定义幽默，而标题又是不可定义性，这实在是一个自相矛盾、悲观主义者的标题。^[1]

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历经这个漫长的旅程之后，路易斯·卡扎米尼于 1950 年在题为《英国幽默之发展》^[2]一书中，有关幽默，他发表了他沉思和观察的概论。

这是一部历史性和记述性的著作。作者多少带有一点忧伤和低沉的情感，不再打算给幽默确定定义。这并非不幽默，面对首版（1771 年）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准确地说，他抛弃了他的读者。人们在“幽默”这个词条下找到的并不是它的定义而是一

个双重的注释：

幽默：see Fluid（请参见“流质”一词）

幽默：see Wit（请参见“机智”一词）

1771年的词典编纂学家们很令人失望，他们没有给幽默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他们只是让读者参阅两个近义词。

对这两个近义词进行选择确实需要一个擅长识密的高手，因为这两个词分属差异迥然的语族。既然“幽默”一词起源于“体液”，也就是某种“流质”，那么它的同义词参照的就是“字”的历史演变。同义词“机智”一词对词的本身并不感兴趣，它参照的是“事”，是某一个现象。它找寻到的是与之有逻辑关系的邻近现象。因而，我们便将“wit”一词约略地译成“机智”。

较为现代的词典已经确立了它与喜剧、微笑、讽刺等的关系，但这已是20世纪的事了。我们现在谈论的事还不能超越18世纪。我们与其说能给幽默下一个定义……还不如说下两个定义，这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给它确定定义。无论我们怎样做，我们始终有两个类型的定义且这两个定义缺一不可。历史性的、描写性的定义在英国，也有可能在国外都是随着字的踪迹而来；而理论性、逻辑性的定义则是透过

艺术和思维的机理眼盯着“事”的行踪而至。

人们终于懂得，为什么英国人几乎不愿谈论幽默，而只有那些具有不良习惯的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法国学者，他们才认为这些思辨与中世纪的数学家们谈论化圆为方的问题几乎异曲同工。人们也懂得，只有那些对英国语言和文学最无知的人才最想在幽默、讽刺、喜剧、风趣、滑稽、怪诞以及其他一些字词之间建立一些字面上充满细微差别的体系，无疑，这些字词随时都能接受人们愿意赋予它们的内容。

其理由就是人们被禁锢在英国的现实中，且在此范围内，人们继续循着不合逻辑和现行使用的字词这条路径走下去则受到限制。相反，如果人们对“事”进行某些有效的理性思考的话，那么相对于英国幽默所生活过的历程，正如它的名称所概述的那样，就必须倒退。它的某些方面甚而必须与之背道而驰，人们当然能够合理地将仅有的某种偶然联系纳入到幽默这个概念里来。

同时追逐两只兔子是不可能的。众多企图都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得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在这些失败当中，最耀眼之一——企图越是引人注目，那么失败就越明显——这就是马克思·伊斯门^[3]的《笑的乐趣》。这本书对

“事情”的引人注目的审美研究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用幽默来说明幽默；第二个错误是传统的错误，错就错在它把客体和研究工具混为一谈：来自审美学方面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第一个错误是灾难性的，尤其在翻译上更是如此，因为人人都懂得笑和在美国被称之为幽默之间的联系上，在作者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联系对于外国的读者来说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极端的混淆。

二、字和事

所有试图解释清楚字和事这些概念且让这些概念的内含在使用中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人都很明白它们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在某一地区、某些团体中，为了说明一个大家都共有的生活体验和个体现实，当然，这些生活体验和个体现实的凝聚力总体上对大家都通用，人们发明或借用某一字；另一方面，还有“事”，即经过思考后的精加工产品。首先，组成原始体验这部分的产品要合乎逻辑，然后它再派生出一个概念。像这样建立起来的概念可以将它扩展到其他外来的体验中，但这些体验必须大致类似。

在这些条件下，例如让一个西班牙语专家（他思考的是字和这个字所覆盖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和一个其他文学方面的专家（他思考的是一般审美范畴）之间来探讨“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时，那么观点的交流无异于一场最使人开心的聋子之间的对话。当一个词含有误会或张冠李戴时，这时的情形就变得滑稽可笑。假如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那么他们几乎就不大可能真正严肃地交谈。因为英国人头脑中具有的是“罗曼蒂克”（我们传奇故事的先祖）的内容，德国人不由自主地便会想起施莱格尔兄弟的浪漫派风格，这一浪漫派是参照小说的艺术而新近形成的，而法国人则会白费力气地试图将如此多的矛盾遗产引入到“浪漫派”的概念中。

较为糟糕的情形是被选定的词是一个常用词，这个常用词新的含义和旧的词义不仅仅并存，而且还各自分别地都在发展，以及这个被选定的词以差异的方式存在在这些不同的语言中。随着借用外来语或重新造词的情况，这些不同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在使用着这些差别。准确地说，“幽默”一词就是这种情形。

拉丁语“humor”一词曾经是一个科学上的用语。在 16 世纪,这个用语在所有的文明语言中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译文。在英国,它属于一个通常用语,批评文学的语言后来便从这个通常用语中借用了它。

这一新的用法与英国流传十分广泛的心理学特征相符。因此,它与词的惯常用法又融合在一起。在好几个世纪,这个词在每个时代又都承受着新的细微差别的变化。

18 世纪,它的内含变得极为沉重以致在语义学的承受力上达到断裂的边缘和爆裂。正是在这个时候,《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典编纂者们暴露出了他们的优柔寡断。幽默得到人们深深的思考,人们开始对幽默这笔“财产”进行清点。

从这个时候起,英国幽默的美学才建立起来。从斯威夫特到杰罗姆·K. 杰罗姆,字和事之间的部分重合使得美学家们制定了一些迷人的理论。

理论虽然迷人,但不尽人意。准确地说,自 18 世纪起,因为英国的影响波及欧洲,因而在理性的方式下,英国的体验要比其影响(蕴含在字间的体验)在“出口”商品中更加抢手。就这样,一个新的、逐渐脱离英国起源的概念诞生了,且在当今时代,这一新的概念与英国式的概念已毫无特定的联系。但极为

不幸的是，英语单词“humour”则继续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现在，这个单词已被许多的语言所采用，它的最初词形直接来自拉丁语。

这就是使得这些事情复杂化的原因。因为对应于英语中的“humour”（幽默）一词自它们的起源开始，在不同的语言中就沿着各自差异迥然的道路向前发展，它几乎不再能认识它英国的远房亲戚。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想表达幽默这个思想的西班牙人甚至在当今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也存在着西班牙当地的幽默）还经常使用“buen humor”（好的幽默）这个词组的原因。这是一个误译，但这个误译的圈套设得太深以至于在通常用语的水准上无法察觉出来。由于“humour”（幽默）和“buen humor”（好的幽默）这两个词都具有可笑的某些成分——但可惜的是，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法语没有这方面的困难，因为在 18 世纪末，法语语音的演变便给出了“幽默”这一单词，它与英语中的“幽默”一词差异很大。这一差异足以说明法语采用的是“幽默”的同源对似词。

法语几乎是惟一的对“humeur — humour”（体液——幽默）加以区分的语言。这种区别既可贵但同时又令人困惑，这是因为这样的区别倾向于让人忘掉“幽默”一词的生动起源（对于英国人来说，“幽

默”一词与“体液”始终保持着某些亲缘关系)。说它可贵,就在于这样的区别在法国很早以来便能让人作为理性的结构意识到幽默的“事”。

利用这个中间的观点,在无法给出一个定义时,我们只能给出两个定义。人们在后面将会轻易地发现这两个定义交汇点。但要想寻求它们的完全重合甚而迭合则是徒劳的。一个定义首先是某个英语单词和英国现实的定义,然后才是新近的、国际性的修饰性定义。对于这个国际性的定义,它的修饰作用已经得到演变和成为过去;另一个定义就是永恒的和宇宙间的机理定义。在英国幽默中,人们通过分析便可发现这个定义,人们同样可在其他千万种的形式和名称下,在众多的与英国……与幽默根本毫无关系的其他背景中找到这个定义。

第一部分 字

第一章 从体液到幽默

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幽默

我们已经知道，“幽默”一词源于医学。中世纪末，“体液说”理论在希腊得到更新，在阿拉伯得到传播，医生和炼丹术士们对它进行了汇集、整理。这个学说一直保持着两千年以前由科斯乌的希波克拉底给它确定的主要特征。

希波克拉底将人分成四种基本的体质，存在在人体中有四种体液，每种体质对应于占主导地位的那种体液。这四种体液自身则类似于四种自然力：火胆汁（热）、地黑胆汁质（冷）、多血质（干燥）和水黏液质（潮湿）。因而，体质就与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天体演化学说合为一体。

在公元二世纪，盖伦使得体液学说又向前迈进了新的一步（对于幽默而言，则是关键性的一步）。